

金陵补梦

● 黄继树 著

文



金陵补梦

黄继树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2 4395 6



(京)新登字 140 号

责任编辑:郎 云

装帧设计:陈巽如

金陵补梦

黄继树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邮编 100009)

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6 印张 320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39-1298-7/I·553

定价:14.80 元

目 录

- 第 一 回 蒋介石—李宗仁—北平(京)—蓄势而动—
风乍起..... (1)
- 第 二 回 美国介入—司徒雷登—白崇禧—蒋介石—
南京风云 (19)
- 第 三 回 蒋介石—总统选举—黑马冒出—南京政潮—
布局 (33)
- 第 四 回 李宗仁—孙科—选战攻防—以退为进—
南京沸腾 (49)
- 第 五 回 逼宫阴影—蒋介石—李宗仁—黄埔路官邸—
心结 (68)
- 第 六 回 白崇禧—桂系势田径—黄绍竑—蒋介石—
心机 (84)
- 第 七 回 何应钦—黄埔系统—白崇禧—大战关键—
杀机 (99)
- 第 八 回 淮海战役—江山变色—武汉—南京—
逼宫开始..... (114)
- 第 九 回 中山陵—大江东去—蒋介石—李宗仁—
总统易手..... (130)
- 第 十 回 南京—溪口—广州—李宗仁—蒋介石—
府院分裂..... (149)
- 第 十 一 回 石家庄—溪口—南京—李、白、黄—
图穷匕现..... (167)

第十二回	杭州—溪口—南京—蒋、李摊牌— 南京失守·····	(184)
第十三回	桂林—广州—上海—台湾— 残局·····	(201)
第十四回	溪口—上海—台湾—广州—蒋介石 再起·····	(216)
第十五回	武汉—长沙—华中战场—白崇禧— 狂澜将倒·····	(234)
第十六回	长沙—衡·宝—风雨飘摇—白崇禧— 最后一搏·····	(251)
第十七回	反败为胜—青树坪奇迹—华中反攻— 陷井—残棋·····	(269)
第十八回	广州—重庆—西南战局—蒋介石— 李宗仁·····	(285)
第十九回	昆明—桂林—广州—台湾—蒋介石— 李、白、黄永诀·····	(301)
第二十回	柳州—南宁—回光返照—白崇禧— 玉碎计划·····	(315)
第二十一回	海南岛—龙门港—最后一战—棋败— 白崇禧·····	(333)
第二十二回	海口—台湾—万里江山—将军百战声名裂— 海峡·····	(346)
附录一	不堪回首的江南战役·····	(362)
附录二	江阴要塞起义实录·····	(381)
附录三	邓小平从南京打到成都·····	(399)
附录四	李宗仁的历史地位·····	(403)
附录五	李宗仁与蒋介石决裂的经过·····	(405)
附录六	国军在西南、西北的大崩溃·····	(413)

附 录 七	白崇禧部队的覆没·····	(432)
附 录 八	白崇禧的结局与第三势力·····	(441)
附 录 九	李宗仁归国始末·····	(455)
附 录 十	“异域”孤军的李弥·····	(465)
附 录 十一	蒋经国日记节录·····	(483)

第一回

蒋介石—李宗仁—北平(京)—蓄势而动—风乍起

古都北平有个南池子，南池子北端有条北长街，北长街有个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这北平行辕可不同寻常，它的全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辕，其职权是统辖华北五省（河北、山东、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市（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的党务、行政和军事，同时指挥第十一和第十二两个战区。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勤政殿，这是当年袁世凯身着陆海军大元帅大礼服，站在龙椅旁边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僭号称帝的地方。北平沦陷之后，此地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所在地。李宗仁身居要津，总领华北，官高位显，可是，却终日无所事事，李公馆门前冷落车马稀，他这位驰名天下的抗日名将，如今也像故宫的殿宇一样，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古都的秋末，强劲的西北风裹着尘沙，从荒凉的塞外闯进来，刮得地上的杨树枯叶飞舞，使人睁不开眼睛。在昏蒙的日色中，有洋车夫沉重的身影，小贩无力的叫卖声，踉跄在暗灰色胡同里的乞丐的抽泣，军警的喝斥声，追捕行人的脚步声……更使毫无生气的北平蒙上一层恐怖的阴影。

上午九点钟，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便来到公馆门前准备迎接客人。李宗仁一身西装革履，一改他那“猛子”将军的军人气质，而带上

几分政治家睿智豁达的风采了。他的夫人郭德洁梳着庄重的发髻，身着黑色紧身旗袍，穿长统丝袜和高跟鞋，一身打扮与她的地位极为相称。北平的风沙无休无止地在天空回旋，在地上翻腾，李公馆门前那株大杨树上，还有几片褐色的叶子眷恋着光秃秃的树枝，西北风摇撼着枝干，刮得那几片残叶不住地抖动着，仿佛是被麻绳拴在树上，几只可怜的鸟雀，正抖动着疲惫不堪的翅膀，欲飞不能，等待着的是垂死的命运。李宗仁抬头看了一眼这古老的杨树，不觉一阵心酸袭来，他觉得自己的命运有点儿像杨树上那残叶中的一片。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正在变成地上翻滚的枯叶。华北遍地枪声，而东北败局已定，陈诚在沈阳是挣扎不了几天的了，也许要不了一年半载，解放军便会以百万之众，兵临古都城下，到那时，他这片枯萎的杨树叶便不得不凋落了。

他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日本宣布投降两个多月后，由汉中飞到北平的。早在日本宣布投降前的几天，他在汉中便接到白崇禧由重庆统帅部打来的电话，告知日本已经投降，俟盟国表态后，即由日皇颁布诏书。此消息一出，市面上即陆续传来欢呼声和热烈的鞭炮声。李宗仁命副官去备办几桌酒席，与部下共庆胜利。那些军官们为八年抗战的胜利简直冲昏了头脑，他们一边痛饮，一边放着留声机，一边欢呼，一边围着餐桌舞蹈起来。李宗仁却离席坐到沙发上，面容显得沉郁，似乎胜利的欢乐没有感染他那沉重的心灵。八年，啊！这使中华民族国家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失去数以千万计生命的空前大浩劫，终于结束了，作为抗战名将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李宗仁，他内心当然感到欣慰。可是，这种欢乐马上就为忧虑所替代，就像刚—露晴的天空，即布上了浓重的阴云一般。

他首先想到的是个人的出处问题。他与蒋介石的对峙是因为抗战爆发才结束的，以他的经验看来，北伐成功后，蒋介石便要消灭异己，现在，抗战大功告成，蒋介石很可能又要下手消灭地方势力了。他和白崇禧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反蒋实力派，抗战八年，桂系的势力由广西延伸到安徽，白崇禧身为副总参谋长，在统帅部调度指挥全

国军事，他则坐镇前方，打了台儿庄之战，名震中外，对此，老蒋不得不时刻提防着。无奈八年抗战，年年用兵，蒋介石为了抗战也不得不重用李、白等一大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李宗仁对此不得不防。再者，抗战八年，共产党深入敌后，滋生蔓长，拥有几十万武装部队和大片根据地，现在的共产党早已不同于北伐时代了，那时节，他和蒋介石一声“清党”令下，成千上万人头落地，短短几天时间，便杀得他们情头转向，落荒而逃，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冲突将无法避免，斯时鹿死谁手尚难逆料。李宗仁在沉思着，耳畔不断震响的欢庆胜利的鞭炮声，仿佛是响彻中华大地的枪炮声，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厮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在火拼……

“德公，您也来跳跳舞吧！”参谋长王鸿韶引着机要处的一位俊俏的女译电员，来到李宗仁面前。

李宗仁摇了摇头，脸上毫无表情，王参谋长见时已夜阔，想必李宗仁疲倦了，于是便命部属们向李宗仁告辞而散。李宗仁却把秘书主任黄雪村叫到办公室来，吩咐道：

“你以我的名义，给蒋委员长拍份电报。”

黄雪村马上抽出钢笔，掏出小本子，看着李宗仁道：

“请德公指示纲要。”

“首先，向蒋委员长致敬，致以领导抗战赢得胜利的祝贺。”李宗仁在办公室里踱着步，一只手背在身后，一只手托着下巴，慢慢地说道。

黄雪村在小本子上迅速地记录着。

“宗仁追随委座完成国民革命北伐大业后，现在又在委座的领导之下，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李宗仁字斟句酌地说着，“然宗仁在前方担任方面军事统帅八年之久，心力交瘁，请求予以名义出国考察，藉资休养，至于战后对共党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国家军事与政治之统一问题，中央自能妥善处理，庶不至战乱再作，重陷斯民于水火之中……”

黄雪村听了大吃一惊，忙说道：“主任坐镇前方抗战八年，有功于国，有德于民，战后国家重建需人，中央是不会允主任遽萌退志的！”

李宗仁淡淡一笑，说道：“蒋委员长身为最高统帅，抗战这笔总账，在功劳簿上一定又记在他的户头上了。我和他相处多年，深知在患难时期还可以勉强相处，说到共安乐就难乎其难了。我不如趁此机会，出国考察，好好休息，至于将来如何，看形势变化情况再说。”

黄雪村到底是李宗仁的心腹之人，他眨了眨眼睛，马上便领会了李宗仁给蒋介石这个电报的真正意图，这是李对蒋斗争的一种策略。李宗仁以退为进，企图以出国考察为要挟，摸一摸战后老蒋的底牌。黄雪村看得明白，却装得糊涂，笑道：

“主任要出国的话，可得把我也带上啊！”

“嘿嘿！”李宗仁发出几声干笑，没再说什么。

电报发出三天后，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了。街上又是一阵阵鞭炮声响，学校的师生们拥上街头进行祝捷。李宗仁案头的电话机也欢快地跟着响了起来。

“德邻兄，你好！”电话机把蒋介石那浓重的奉化口音由重庆输送过千山万水，直达汉中行营李宗仁的耳畔，蒋介石也掩饰不住自己那兴奋和激动的声音。

“委座，你好！”李宗仁声调平静，他估计蒋介石此时打来长途电话，必和那封电报有关。

“嗯，这个，你的电报我早就收到了。”蒋介石用充满情感的声音说道：“这八年，你辛苦啦！”

“委座领导抗战，劳苦功高！”李宗仁也敷衍了一句。

“这个，战后建国的任务重大。这个，国家遭遇严重破坏之后的重建工作，还需付出极大的努力，因此你还要出任艰巨，出国休养，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到将来可以放手的那一天，嗯，我们兄弟再一道下来休息……”蒋介石在电话中与李宗仁称兄道弟，叙起手足之情，“德邻弟，汉中行营乃是抗战的组织机构，胜利了，这机构便要撤

销了，至于将来你的出处问题，中央方面正在研究之中，请你放心好了。总之，战后建国，任重道远，你还得像北伐和抗战一样，助为兄一臂之力啊！”

半个月后，白崇禧由重庆打电话来告诉李宗仁，中央已决定要李到北平担任总领华北的行辕主任。白崇禧在电话中喜滋滋地说道：

“德公，北伐时我们在北平坐不住，这回可要坐稳啊！”

“怎样才能坐得稳呢？”李宗仁一听蒋介石决定派他到北平去总领华北五省、三市的党政军，心里自然兴奋，忙向白崇禧讨计道。

“当年我们坐不住是因为东北问题没有解决。”白崇禧只一句话便把问题点清楚了。

“噢！”李宗仁点了点头，心中豁然开朗，因怕电话受到监听，不必多说，只讲了一句：“这个问题，我要向委员长提出。”便放下了电话。

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打电话来征询李宗仁对出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意见，李宗仁欣然受命，并关切说道：

“东北为最重要之地区，负责接收的人，尤应慎重遴选。”

“你看接收东北谁最适当呢？”蒋介石灵机一动，忙问道。

李宗仁没想到蒋介石会直截了当地向他询问接收东北的人选，他内心认为最合适的人物，当然是白崇禧了，如白氏出关总领东北，他坐镇古都，便等于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但是，他深知蒋介石是绝不会让李、白同时去东北和华北的，因此稍一思索，便说道：

“我看黄绍竑可以。”

“啊？嗯嗯，这个，这个，中央还要考虑。”蒋介石仿佛被马蜂螫了一下似的，“哼”了几声，便撂了电话筒。

李宗仁忖度，黄绍竑在民国十九年便离开了李、白，投入蒋氏幕中，而且颇得蒋的信赖。为了收拾广西，蒋曾命黄绍竑做广西军务督办，并送了黄二十万块钱。因李、白一直在广西硬撑着，黄绍竑也不忍和李、白刀兵相见，便拿着蒋介石的钱在上海吃喝取乐，又到香港

买了一幢洋房，还到菲律宾走了一趟。蒋介石见黄绍竑回不了广西，便让他当内政部长，后来又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和湖北省主席。抗战爆发，蒋介石组织作战机构，任命黄绍竑为作战部部长，后来又调他去当阎锡山的副手——第二战区副司令官。长城抗战失败，黄绍竑回到南京，日军已攻占苏州、嘉兴，正向南京、杭州进迫，南京已开始最后的撤退，蒋介石又命黄绍竑重回浙江省任主席。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底黄绍竑到达浙江的时候，杭州已快要沦陷了，不久他率省政府退到金华。

抗战这些年，李、黄、白绝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他们大概也知道，这是蒋介石对他们分而治之的一种策略，只要这三个广西人不搞在一起，蒋介石的内部便不会大乱。偶尔黄绍竑也到重庆去开会，可以碰到白崇禧，但和李宗仁会面，可就不容易了，因为李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徐州会战后，李宗仁到武昌东湖疗养院治病，曾与李济深、黄绍竑有过短暂的聚会。那时，黄绍竑已在浙江省主席任上，很想做些抗日工作，不想刚到任半年，便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斥责黄的省政府“声名狼藉”。黄绍竑一气之下，便去电要求辞职，蒋介石不准。黄绍竑便到武昌向蒋面陈衷曲，正好也住在东湖疗养院。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好不容易有机会聚在一起，他们每日闲谈，或论国事，或下围棋，有时雇上一叶扁舟泛舟荷花丛中，垂钓消遣。白崇禧也时常抽暇前来谈话。这四个不同寻常的广西人聚在一起，马上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不但命军统、中统暗中派人监视他们的行动，而且要陈诚前来打招呼。某日，正当李、黄、白和李济深在聚首畅谈的时候，陈诚突然闯了进来，用半开玩笑的口吻笑道：

“你们这几个广西佬住在一起，外面惹出很多闲话，一分刺耳，我奉委员长之命，今天特来赶你们出院！”

不几天，李宗仁即出院赶往黄陂县内的小镇宋埠，回到第五战区长官部去了。黄绍竑亦回浙江。直到这年年底，李、黄到重庆开会时，李济深约了冯玉祥、周恩来、秦邦宪、陈绍禹、叶剑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到神仙洞他家里茶会，他们才又聚了几天。李宗仁知道，黄

绍竑在浙江过得并不痛快，虽然天高皇帝远，但蒋对黄仍订得很紧，黄绍竑组织青年政工队、团队、办的兵工厂，全都被蒋介石派人接收了，黄绍竑气得只好跑到福州去养病。照李宗仁的估计，抗战胜利后，不但他和蒋介石共“安乐”不易，便是已投蒋多年的黄绍竑，恐怕在蒋身边也不好混下去。因此李宗仁便向蒋介石推荐黄绍竑到东北去，如李、黄两人分掌东北和华北大权，白崇禧在中央活动，黄旭初坐镇广西，李品仙坐镇安徽，这盘棋局就要胜过北伐的风云时代了。殊不知猫精老鼠更精，蒋介石如何能让李宗仁下这盘棋呢？在发表李宗仁任北平行营主任后不久，蒋介石便命亲信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李宗仁一看，心里凉了半截。但白崇禧由重庆打来电话，仍颇为乐观，他告诉李宗仁，已任命何柱国去东北当行营参谋长。李宗仁听了，心里这才由凉变热。

原来，何柱国也是广西人，与黄绍竑、黄旭竑同为容县老乡。他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在东北军中任职，曾任东北骑兵团团长，颇受张学良信任。抗战中，何柱国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当过李宗仁的部下，两人关系十分密切。后来，李品仙当第十战区司令官，何柱国任副司令官。因此，何柱国虽属东北军系统，但李、白却把他当做自己人看待。黄绍竑与白崇禧既不能去东北作总督，现在派何柱国去东北行营当参谋长，何是东北军的著名将领，与东北各界人士均有联系，他去当东北行营的参谋长，也就等于桂系在东北插进去一只脚了。李宗仁正在暗自高兴。不想，过了几天，白崇禧又打来电话，神情沮丧地说道：“何柱国在熊式辉家的一次宴会上，被人暗中下毒，毒瞎了双眼，不能到东北赴任了！”李宗仁大吃一惊，这才对东北死了心，怀着一肚子闷气，由汉中飞往北平赴任去了。

李宗仁到了北平，这才发现自己被把兄蒋介石高高地挂在古都的半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令不出勤政殿。他辖下的五省、三市和两大战区，什么也管不了，就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要成立个十几人的武装班，需领取十几支枪，李宗仁签字批准了，后勤补给机关居然敢拒绝发放，气得李宗仁差点拍烂了桌子，但也无用。他幽居北

平，终日无所事事，除了喝酒解闷外，便是寻幽访胜，恁览古迹。遥听着关外国、共两军殊死决战的枪声，接到的却是国民党军队不断惨败的消息。到了一九四六年底，东北战局日蹙，在北满，国民党军队完全孤立长春和永吉两点上，主力则局限于四平、沈阳、营口、锦州一带，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一筹莫展，连电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这才想起李宗仁曾向他推荐黄绍竑出掌东北之事，败局日露，他只好请李宗仁出关去收拾东北残局。李宗仁把白崇禧请到北平密谋一番，向蒋介石提出了缩短战线的作战方案，蒋没有采用，李宗仁也就趁机会不去东北当替死鬼。蒋介石无奈，只得把手中最后一张王牌陈诚打到东北去，将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和保安司令杜聿明撤回。陈诚初到东北，倒也抱着一番雄心壮志，大吹要“建设三民主义新东北”。他锐意整军，扩充军队。同时又重演其排除异己之故技。大概东北解放军已窥知蒋介石中途易帅之企图，正当陈诚在大吹大擂的时候，解放军一场凌厉的秋季攻势，便消灭陈诚部队十万人，使得陈诚胆战心惊，无所适从。

.....

又一片枯叶被风刮落到地上，伴随着尘埃，不住地翻滚旋转，然后一头栽进那条臭水沟里去了。李宗仁头皮有些发凉，他觉得坐困北平的结局，很可能像那片枯落的杨树叶一般。此时的华北平原，已大半落入解放军之手，毫无斗志的国民党军队仅占据着少数几座大城市，东北、华北都面临着相同的命运。李宗仁手头无兵可用，但又不甘心失败，他曾和白崇禧私下商量，请白向蒋介石建议，把桂军精锐第七军和第三十一军调到北平，以挽回华北败局，但白崇禧却叹道：“德公，你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是为时势所不许。”

李宗仁无可奈何地抬头望着光秃秃的杨树。那上面尚有屈指可数的几片残叶，在风中悲凉地挣扎着，他不知哪一片是蒋介石，哪一片是白崇禧、黄绍竑，哪一片又是他自己！那几片叶子，又很像中国一个个地区，他不知哪一片属于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但不管怎样，都会随着秋天的过去而凋落，先落下的那一片必然是东西，然

后是华北……整个国民常政权和蒋介石的势力，已经面临到了严冬的威胁。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是挣扎不下去的，要使国民党起死回生，就得来一番改造，就像这杨树一样，只有到了春天，才能长出满树的绿叶，他盼望的正是这一天。

“这鬼天气，把脸都吹裂了！”

郭德洁站立在风中，不时用手绢轻轻地扞着她那擦过高级脂粉的脸，皱着眉头，向李宗仁发牢骚：

“几个穷教授，也用得着出大门外迎接，风沙都钻进眼里来了！”

她用手绢擦着眼角，也不知是真有沙粒飞进了眼里，还是故作姿态。李宗仁倒很有耐心，他笑道：

“老蒋要的，我们要不到，老蒋不要的，我们才能拣起来。这古都北平，老蒋不要的只有这些穷教授和血气方刚的学生啊！”

“啊？”郭德洁不解地问道，“这些教授、学生，他们既不当权，又不能吃粮当兵为你打天下，为何要如此重视他们？”

“德洁，你有所不知。”李宗仁耐心地开导他的夫人，“这古都北平，乃是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圣地，五四运动以后，所有学潮无不以北平为马首是瞻。‘三·一八’、‘一·二九’曾闹得轰轰烈烈。目下，内战频仍，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的痛苦日甚一日，感觉敏锐的青年学生不断集会游行，学潮势如野火，这股势力，绝不可小视。”

郭德洁是个聪明伶俐之人，很能领会李宗仁的意图，她点了点头，说道：“你将兵几十年，想不到还能掌握这些秀才呢！”

李宗仁又轻轻说道：“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北平燕京大学数十年，他是中国通，向来重视知识界的舆论……”

郭德洁又点了点头，这时，几辆轿车驶进北长街，李宗仁说道：“我的客人来了，你得好好招待哩！”

“放心吧，我会使他们满意的。”郭德洁轻松地笑了起来，仿佛那刚刚还吹得皮肤欲裂的西北风，这会儿突然变像春风一般温柔了。那几辆小轿车在李公馆门前停下后，李宗仁夫妇便从大门口的阶下走向车子前，笑容可掬地和从车里出来的教授们一一握手。这十几

位教授，全是北平有名的大学教授，个子有高有矮，身材有胖有瘦，有的鬓发苍苍，有的英俊潇洒，有的穿着风衣，有的持着手杖。李宗仁夫妇热诚地把他们迎进公馆内的大客厅，在两张大圆桌前坐下。大客厅陈设朴素，最引人注目的只有墙上那副寿桃横幅，这副杰作，乃是齐白石老先生的笔墨。原来，北平光复之初，因交通尚未恢复，城内发生粮荒，燃料也严重缺乏，简直到了众口嗷嗷，无以为炊的惨境。一天，白石老人拄着手杖，迳到行营来见李宗仁，告之无法买到米和煤，请求接济。李宗仁没有办法，只得在行营人员配额中酌量拨出部分米、煤，令副官给老画家送去。白石老人见身为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没有官架子，很是感动，特地挥笔绘了这副寿桃横幅相赠。

“今天请诸位先生前来便餐，请随便坐，随便坐！”

李宗仁亲自招呼教授们在桌旁落座，他又命行辕的几位处长前来作陪，宾主坐下后，郭德洁手捧一只黑漆托盘，亲自上菜来了。她在旗袍外扎上一块洁白的小围裙。既体现出行辕主任夫人的身份，又不失一个精明主妇的气质，她一出场，便给客人一种好感，使人感到在李公馆作客，既有待如上宾之感，又有亲切融洽之气氛。

“先生们，诸位在北方，难得吃到正宗的南方菜，今天请品尝我们广西特产风味。”郭德洁笑盈盈地将一盘红扣果子狸轻轻摆到桌上，立时，一股诱人的香味从盘中逸散出来。

李宗仁拿着一瓶桂林三花酒，一一给教授们湛酒，斟完酒，他才摇晃着手中的空酒瓶，说道：“桂林三花酒，古称瑞露，已有千年以上历史，宋代文人范成大说‘来桂林而饮瑞露，乃尽酒之妙，声震湖广，则虽金兰之胜未必能颉颃。’据说金兰是当时北方的名酒，范成大本来是很赏识它的，可一旦喝到桂林三花酒的前身——瑞露之后，才觉得有名的金兰酒也未必能比得上。桂林三花酒经他这么一宣扬就更加出名了。今天我以此酒款待诸位，来日桂林三花酒必将誉满中国。来，为范成大老先生干杯！”

李宗仁这一篇祝酒辞说得妙极了。正当大家都把酒杯高高举起来的时候，座中一位带有几份傲气的北大教授却说道：“且慢！李主

任，你说广西的东西这也好，那也好，我看广西的人就不见得都是那么好，大家一听到‘桂系’这两个字，就头疼，就反感，请问：你是否准备把华北也纳入桂系的势力范围？

这位教授的话，简直说得胆大包天，不但他的同行们感到惴惴不安，而且来作陪的行辕中的那些处长们，几乎都快要发作起来了，但是李宗仁却哈哈大笑道：

“先生们都是做大学问的，你们可曾在什么辞典上看过‘桂系’这个词吗？广西人是不大行，特别是文化上落后，我这次到北平来，既不敢带广西的兵，也不敢带广西籍的官。”

李宗仁的话，马上把气氛缓和了下来，但那位教授却并不罢休，一针见血地说道：

“国民党都是些腐败的官僚当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难道你李主任能例外吗？”

李宗仁明白，他今天请的这些教授，不乏思想激进分子，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平素待人本来就比较宽厚，今天又有思想准备，因此更显得豁达大度，他要在这群享有盛名的知识分子中，树立自己的民主进步形象，他要自己打扮成在国人认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中的佼佼者，他要使国人和友邦从独裁的蒋介石身上，反衬出他的自由民主改革者的光辉品质，让他们发现国民党内仍有复兴的领袖存在。他要和蒋介石争夺人心，从而挽救正在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权。因此，他什么话都能听。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本党内是有人在啊！”李宗仁忧心忡忡地说道。“诸位也许对我的北平行辕班子还不甚了解，好在今天行辕中的处长们都在这里，我想请他们向诸位自报家门，介绍一下自己的籍贯。”

李宗仁说着便指着身旁的秘书长萧一山说道：“萧秘书长是江苏铜山人，也是一位教授，与诸位早已相熟。”他又指着政务处长王捷三说道：“王处长是陕西人，曾任过北洋大学工学院西安分院教授。”